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 卷四

清儒學案卷二百三

天津徐世昌

諸儒學案九

陳先生熙晉

陳熙晉原名津字析木號西橋義烏人優貢生以官學教習議敘知縣分發貴州厯知開泰龍里普定等縣事擢仁懷廳同知發伏摘奸民感其德及去龍里仁懷均爲立生祠祀之後官湖北宜昌府知府值境內大水修繕城郭以工代賑畢力撫綏守宜十餘年循績卓著咸豐初以親老乞養歸未幾卒先生邃於學積書數萬卷訂疑糾謬務窮竟源委每語及經史三通厯朝會要衮衮若成誦嘗謂杜元凱爲左傳集解其蔽有三劉光伯規之而書久佚因刺取經史百家及近儒著述臚列而備論之

凡杜非而劉是者申之杜是而劉非者釋之杜劉兩說義俱未
安則證諸羣言斷以己意成春秋規過考信九卷又以隋書經
籍志載光伯左氏述義四十卷而不及規過舊唐書經籍志載
述義三十七卷較隋志少三卷疑規過卽在述義中孔穎達左
傳正義於規杜一百七十三事外又得一百四十三事蓋皆述
義之文乃參究得失成春秋左氏傳述義拾遺八卷他所著有
古文孝經述義疏證五卷帝王世紀二卷貴州風土記三十二
卷黔中水道記四卷仁懷廳志二十卷宋大夫集箋注三卷駱
臨海集箋注十卷日損齋筆記一卷文集八卷征帆集四卷

傳

參史

春秋規過考信自序

劉光伯春秋規過新舊唐志著錄三卷孔沖遠稱規杜氏之失

凡一百五十餘條今從正義中悉心搜採乃得一百七十三事
輒依經傳排次仍爲三卷文或不具義之缺佚者鮮矣不可謂
非完書也夫漢以來言左氏者十數家皆雜取公穀以釋左氏
至晉而左氏盛行二傳寢微是杜氏之有功於左氏也典午後
服虔杜預二注俱立國學至隋而杜氏盛行服義寢微是劉氏
之有功於杜氏也然杜氏有功亦有過以劉氏所規言之致過
之由其蔽有三六藝者學問之樞轄爾雅者訓詁之權輿杜氏
銳于立言疏于稽古擁武庫而有餘擅顓門而不足是以釋元
正昧始長之義釋大達違九達之義以先三遺民謂有殷王餘
俗不知孔子未正樂以前小雅無正雅大雅無變雅也以盛德
所同謂頌有殷魯不知季札觀樂之時但據周頌無殷魯也鮑
國歸費不引聘禮主國待卿饗餼五牢而謂牢禮如其命數使

宰請安不引燕禮使司正請安于賓而謂齊侯使自安甚至緣飾經傳附會短喪晉人敗敵于箕距晉文之喪不及九月謂非背喪而不諱用兵惠叔毀而猶請距公孫敖之喪纔七月餘謂已期年而不須市月沿誤無窮階厲斯甚其蔽一也一閔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杜氏之解不詳所自古字古言諸多散佚家法師法尠所據依駕空立義往往有之降婁旦中六月而以爲五月西陸朝覲四月而以爲二月此星厯之舛也不羹一國強別東西鄭氏二名倒區先後平陰乃齊邑書圍何與于塹門昔陽果肥都僞羅何當云襲鼓此地理之誤也蚡冒非熊達之父鄭簡豈良霄之兄此世系之差也訓如爲而失縣罄之象借音爲蔭詭走險之意大路木路而非金路否則與越席不相偶矣粟爲穗狀而非敬謹否則與旨酒不相偶矣此名

物之譌也爲諡下屬爲義顯戾傳文裔焉上屬爲辭殊乖繇韻
趙衰徑餒徑不當上屬子革從夕從本當下屬此句讀之錯也
師心自用習非勝是其蔽二也賈景伯以劉氏徵堯後何邵公
以獲麟驗漢瑞沖遠詆其趨時媚世曾不稍貸杜氏祖父竝仕
當塗身爲司馬氏貴壻廢芳弑髦事涉不韙但求固寵于當世
不恤厚誣乎古人宋貶孔父以稱名爲有罪齊縱崔杼以討賊
爲伐喪鄭祭仲實易君位乃謂見誘不稱行人公子愁欲抑臣
權乃謂謀亂還不復位天王入周而日子朝來告不顧奔楚之
文齊侯圍鄆而曰鄆人自服務掩意如之惡義本非義例亦非
例其蔽三也夫曲說勝則紛紛則雜臆說勝則窒窒則戾飾說
勝則謬謬則亂此三者注家之過亦卽疏家之過也沖遠顧謂
習杜義而攻杜氏爲非其理豈不固哉丙午冬郡齋多暇治左

氏春秋撮鈔光伯規杜各條鱗次櫛比都爲一編竝刺取經史
百家及近儒著述與劉規相發明者臚列而備論之非曰聚訟
務求考信其杜氏非而劉氏是者則爲之申以見其說之可據
也若杜氏是而劉氏非者則爲之釋以見其不足難也至杜劉
兩說義俱未安則爲之證證之羣言斷以己意以明所言之不
敢出入於繩墨也蓋劉說未合者不及十之二焉可謂精而核
矣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之大儒其孰能與于斯昔魏衛冀隆
精服氏學尙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賈思同駁冀隆乖者一
十餘條後姚文安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
未能裁止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竝可
觀梁崔靈恩先習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
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議以明之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

杜難服以答靈恩陳王元規從沈文阿受業通春秋左氏自梁
代諸儒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
證通析無復凝滯張冲撰春秋義略異于杜氏七十餘事隋以
前南北之難杜者不一唐初奉敕刪定時未盡佚也今惟衛冀
隆難杜數條見于正義中餘無存者獨光伯之規一事不遺殆
以疏家之體尊注若經非顯加排斥則無由盡錄歟考冲遠之
于劉義不曰妄解杜意則曰不達杜旨不曰與杜無別則曰各
自爲義其無可辨者則以爲傳寫之誤名護注家實多舍注而
用其說且冲遠於規過外閒取劉說每與杜異並不以爲非俾
光伯之書得以略見梗概是又孔氏之有功于劉氏也異同兩
端是非千古信信疑疑折衷斯在序其緣起以俟好學深思之
君子

輯錄春秋規過條例

隋書經籍志載春秋左氏述義四十卷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本傳復有春秋攻昧十卷不及規過據孔氏序稱習杜義而攻杜氏疑規過當在述義中非別爲一書也劉昫舊唐書經籍志載述義三十七卷較隋志少三卷多規過三卷此其證也疏中一規一駁炳然分明是編須具規過字者方錄入餘俱別載述義拾遺以昭畫一

劉氏之規不傳其文錯見於孔氏疏中別白爲難其體例大約先釋杜稱杜言杜以發端所規稱炫謂炫以爲表明己意殆與鄭康成之駁五經異義及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相仿顧輯詮次寒燠載更雖聚碎金實侔完璧

哀輯古書宜標所自茲編皆錄自正義閒于釋文見其義竝未

著姓名十二公以年爲次字句異同排纂先後讀者無難勘檢
今悉從略

近世糾杜者元趙氏汾有春秋左傳補注十卷明邵氏寶有左
觴一卷陸氏粲有左傳附注五卷傅氏遜有左傳屬事二十卷
國朝顧氏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三卷惠氏棟有左傳補注六
卷顧氏棟高有春秋左傳杜注正謫表一卷姚氏鼐有左傳補
注一卷焦氏循有春秋左傳補疏一卷馬氏宗璣有春秋左傳
補注十卷凡所徵引皆主河閒之說爲多博稽眾家藉求真
是于春秋之學不無小助云爾

春秋左氏傳述義拾遺自序

杜元凱注春秋經傳曰集解劉光伯疏杜氏集解曰述義集解
者集諸家之解第拘一家之解不可謂之集述義者述一家之

義必通諸家之義始可謂之述自集解行而漢儒之家法盡廢
今疏中劉賈鄭服之說得以不絕者光伯之力也五經之有義
疏昉於宋齊案鄭康成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其義若隱略
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實爲疏家之祖鄭
箋毛而異毛不害其宗毛劉述杜而異杜豈害其宗杜乎孔氏
於規杜一百七十三事無一不以爲非茲於所規之外又得一
百四十三事異杜者三十事駁正甚少殆以唐初奉勅刪定著
爲令典黨伐同異亦勢會使然歟今參稽經籍援據羣言案其
事理辨其得失釐爲八卷題曰拾遺竊謂集兩漢之大成者康
成也集六朝之大成者光伯也康成於眾經並爲注解光伯之
自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尙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
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

差少著錄隋志本傳凡百四十餘卷古來注家注經之多未有過於康成者疏家疏注之多未有過於光伯者唐初修五經正義易雖有江南義疏十餘家無足據者故諸疏惟易最下自禮記據皇侃外尚書毛詩春秋皆據光伯本也或曰春秋序但稱光伯不及士元而詩書之序並言二劉似不盡屬光伯者案士元本傳第言五經述義並行於世不詳卷數志亦未著其目貞觀初詔擢皇侃等子孫官亦及炫而不及焯意者士元之疏已併入光伯疏歟春秋述義稍見崖略其於書及詩亦有可窺測者焉孔傳自宋以前無有指其僞者後人皆以書不用鄭而用孔咎穎達今攷穎達據炫炫據焯焯據費彪自蕭梁已然矣皋陶謨思日贊贊襄哉二劉並以襄爲因武成皇天后土小劉以后土爲地呂刑刑罰世輕世重劉君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

皆以違傳意爲穎達所駁其祖乙序圯於耿以圯於相遷於耿爲大不辭立政三亳歸周在武王時非文王時呂刑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皆直攻孔傳之失當亦劉說舜典在璿璣玉衡謂江南宋元嘉年大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大史書矣此在隋未併陳之前故云江南若鞭作官刑宮辟疑赦疏中兩稱大隋比於不去葛龔尤屬顯然新唐書厯志引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載光伯說檢盾征疏全用其文他可知矣詩之述義最爲殊絕而三百五篇疏中都無一字以左氏及詩正義證之襄二十四年無貳爾心用毛傳也昭二十六年賦蓼蕭用鄭箋也與孔氏之依違毛鄭者不同周南疏引左傳如魚鱗尾衡流而徜徉小雅疏引左傳爲吳季札歌小雅大雅大雅疏引左傳嘉粟旨酒所引服注

均與規杜合亦與孔氏之彼此歧異者不同據孔氏之序但去
削煩增簡則全本之光伯矣由此言之孔氏書詩春秋諸疏皆
勦襲光伯之成書以爲己功向使南北分裂之際微光伯爲之
兼綜條貫包羅古義貞觀君臣卽欲成五經正義豈能炳爍今
古乎故光伯爲功經術不在康成下因春秋而備論之世有研
經之君子其不以斯言爲河漢夫

林先生兆豐

林兆豐字玉如慈谿人歲貢生好學深思潛心經術所撰隸經
賸義爲王祭酒先謙刻入皇清經解續編中其周公稱王說力
扶鄭學於王肅說譏其淺陋持論甚正云

參潘衍桐緝雅堂詩話

隸經賸義

孔壁古文說

惠江諸先儒執正義成見謂伏生尙書二十八篇後得大誓一篇爲二十九篇王尙書述聞乃斷伏生尙書二十九篇中有大誓而以百編書序冠每篇之首併不得以書序當二十九篇之一羅列十二證精瑯不可易獨嫌王述聞以民間後得大誓爲二劉傳聞之誤則其失較惠江尤甚豐更作十五證以補之曰口口固傳今文尙書者也述聞旣改惠江舊說今文二十八篇無大誓爲二十九篇有大誓何不復改惠江舊說二十八篇無大誓作孔壁古文之篇數則二劉所言大誓後得自是河內民間所得之古文並非孔氏壁中所得之古文而古文二十八篇先得於孔氏壁中古文大誓一編或分作三篇後得於河內民間彼劉向別錄及漢劉歆傳等書語意本是了然不得誣二劉爲傳聞之誤矣夫伏生傳今文尙書二劉則傳古文尙書者也

僞孔序正義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漢書劉歆傳歆欲建立古文尙書列于學官移書大常博士責讓之曰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二劉井言讀者明是以今文讀古文若後得大誓是今文博士不必以伏生今文大誓讀若後得大誓是古文而伏生今文無大誓尙書今文家舍伏生以外博士又別無今文之可讀則伏生今文有大誓可知矣其證一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若孔壁古文有大誓而與後得古文大誓同非特後得二字不可通卽以後得大誓爲重複之書安國早已依伏生今文大誓讀之亦奚待博士而始讀若孔壁古文有大誓而與後得古文大誓異卽與伏生今文大誓異勢必以孔壁古文大誓廁在逸篇之中今僞孔序正義有鄭用孔壁